

水滸金傳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

施耐庵
羅貫中 著

潘淵校點

水滸金傳

顧廷龍題

三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燒武大郎

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，心中沒出氣處，提了雪梨籃兒，一逕奔來街上，直來尋武大郎。轉了兩條街，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，正從那條街上來。鄆哥見了，立住了腳，看着武大道：「這幾時不見你，怎麼喫得肥了？」武大歇下擔兒道：「我只是這般模樣，有甚麼喫得肥處？」鄆哥道：「我前日要羅些麥稈，一地裏沒羅處，人都道你屋裏有。」武大道：「我屋裏又不養鵝鴨，那裏有這麥稈？」鄆哥道：「你說沒麥稈，怎地棧得肥腴腴地，便顛倒提起你來，也不妨，煮你在鍋裏也沒氣？」武大道：「含鳥猢猻，倒罵得我好！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，我如何是鴨？」鄆哥道：「你老婆不偷漢子，只偷子漢。」武大扯住鄆哥道：「還我主來！」鄆哥道：「我笑你只會扯我，卻不咬下他左邊的來。」武大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對我說是兀誰，我把十個炊餅送你。」鄆哥道：「炊餅不濟事。你只做個小主人，請我喫三杯，我便說與你。」武大道：「你會喫酒？跟我來。」

武大挑了擔兒，引着鄆哥，到一個小酒店裏，歇了擔兒，拿了幾個炊餅，買了些肉，討了一鑊酒，請鄆哥喫。那小廝又道：「酒便不要添了，肉再切幾塊來。」武大道：「好兄弟，你且說與我則個。」鄆哥道：「且不要慌，等我一發喫了，卻說與你。你卻不要氣苦，我自幫你打捉。」武大看那猴子喫了酒肉，道：「你如今卻說與我。」鄆哥道：「你要得知，把手來摸我頭上肱膊。」武大道：「卻怎地來有這肱膊？」鄆哥道：「我對你說：我今日將這一籃雪梨，去

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，一地裏沒尋處。街上有人說道：「他在王婆茶房裏，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，每日只在那裏行走。」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，叵耐那王婆老豬狗，不放我去房裏尋他，大栗暴打我出來。我特地來尋你。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，我不激你時，你須不來問我。」武大道：「真個有這等事？」鄆哥道：「又來了！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，那廝兩個落得快活，只等你出來，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，你兀自問道真個也是假！」武大聽罷道：「兄弟，我實不瞞你說：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裳，歸來時便臉紅，我自也有些疑忌。這話正是了！我如今寄了擔兒，便去捉奸，如何？」鄆哥道：「你老大一個，原來沒些見識。那王婆老狗，恁麼利害怕人，你如何出得他手？他須三人也有個暗號，見你人來拿他，把你老婆藏過了。那西門慶須了得，打你這般二十來個！若捉他不着，乾喫他一頓拳頭。他又有錢有勢，反告了一紙狀子，你便用喫他一場官司，又没人做主，乾結果了你。」武大道：「兄弟，你都說得是。卻怎地出得這口氣？」

鄆哥道：「我喫那老豬狗打了，也沒出氣處。我教你一着：你今日晚些歸去，都不要發作，也不可露一些嘴臉，只做每日一般。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，我自在巷口等你。若是見西門慶人去時，我便來叫你。你便挑着擔兒，只在左近等我，我便先去惹那老狗。必然來打我，我先將籃兒丟出街來，你卻搶來。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，你便只顧奔入房裏去，叫起屈來。此計如何？」武大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卻是虧了兄弟。我有數貫錢，與你把去糴米，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。」鄆哥得了數貫錢、幾個炊餅，自去了。武大還了酒錢，挑了擔兒，去賣了

一遭歸去。

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，百般的欺負他，近日來也自知無禮，只得窩伴他些個。
詩曰：

潑性淫心詎肯回，聊將假意強相陪。只因隔壁偷好漢，遂使身中懷鬼胎。

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，也只和每日一般，並不說起。那婦人道：「大哥，買盞酒喫？」武大道：「卻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喫了。」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喫了，當夜無話。次日飯後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，安在擔兒上。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，那裏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。當日武大挑了擔兒，自出去做買賣。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，便趲過王婆房裏來等西門慶。

且說武大挑着擔兒，出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裏張望。武大道：「如何？」鄆哥道：「早些個。你且去賣一遭了來。他七八分來了，你只在左近處伺候。」武大飛雲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。鄆哥道：「你只看我籃兒撒出來，你便奔人去。」武大自把擔兒寄下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鄆哥提着籃兒，走入茶坊裏來，罵道：「老豬狗，你昨日做甚麼便打我！」那婆子舊性不改，便跳起身來喝道：「你這小猢猻！老娘與你無干，你做甚麼又來罵我！」鄆哥道：「便罵你這馬泊六，做牽頭的老狗，直甚麼屁！」那婆子大怒，揪住鄆哥便打。鄆哥叫一聲：「你打我！」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。那婆子卻待揪他，被這小猴子叫聲「你打」時，就把王婆腰

裏帶個住，看着婆子小肚上，只一頭撞將去，爭些兒跌倒，卻得壁子礙住不倒。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，只見武大裸起衣裳，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。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，急待要攔，當時卻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，那裏肯放，婆子只叫得：「武大來也！」那婆娘正在房裏做手腳不迭，先奔來頂住了門，這西門慶便鑽入床底下躲去。武大搶到房門邊，用手推那房門時，那裏推得開，口裏只叫得：「做得好事！」那婦人頂住着門，慌做一團，口裏便說道：「閑常時，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，急上場時，便沒些用，見個紙虎，也嚇一交！」那婦人這幾句話，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，奪路了走。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，提醒他這個念頭，便鑽出來說道：「娘子，不是我沒本事，一時間沒這智量。」便來拔開門，叫聲：「不要打！」武大卻待要揪他，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腳。武大矮短，正踢中心窩裏，撲地望後便倒了。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，打開裏一直走了。鄆哥見不是話頭，撇了王婆撒開。街坊鄰舍，都知道西門慶了得，誰敢來多管？

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，見他口裏吐血，面皮蠟查也似黃了，便叫那婦人出來，舀碗水來，救得甦醒，兩個上下肩揹着，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，安排他床上睡了。正是：

三寸丁兒沒幹才，西門驢貨甚雄哉！親夫卻教奸夫害，淫毒皆成一套來。

當夜無話。次日，西門慶打聽得沒事，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處，只指望武大自死。武大一病五日，不能勾起。更兼要湯不見，要水不見，每日叫那婦人不應，又見他濃妝艷抹了出去，歸來時便面顏紅色。武大幾遍氣得發昏，又没人來睬着。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：「你做的

勾當，我親手來捉着你奸，你倒挑撥奸夫，踢了我心，至今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，你們卻自去快活！我死自不妨，和你們爭不得了！我的兄弟武二，你須得知他性格。倘或早晚歸來，他肯干休？你若肯可憐我，早早伏侍我好了，他歸來時，我都不提。你若不看覷我時，待他歸來，卻和你們說話！」

這婦人聽了這話，也不回言，卻趑過來，一五一十，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。那西門慶聽了這話，卻似提在冰窖子裏，說道：「苦也！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，他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！我如今卻和你眷戀日久，情孚意合，卻不恁地理會。如今這等說時，正是怎地好？卻是苦也！」王婆冷笑道：「我倒不曾見，你是個把舵的，我是趁船的，我倒不慌，你倒慌了手腳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枉自做了男子漢，到這般去處，卻擺布不開。你有甚麼主見，遮藏我們則個。」王婆道：「你們卻要長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」王婆道：「若是短做夫妻，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，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，與他陪了話，武二歸來，都沒言語。待他再差使出去，卻再來相約：這是短做夫妻。你們若要長做夫妻，每日同一處，不擔驚受怕，我卻有一條妙計，只是難教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周全了我們則個，只要長做夫妻。」王婆道：「這條計，用着件東西，別人家裏都沒，天生天化，大官人家裏卻有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便是要我的眼睛，也剗來與你。卻是甚麼東西？」王婆道：「如今這搗子病得重，趁他狼狽裏，便好下手。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來，卻教大娘子自己去贖一貼心疼的藥來，把這砒霜下在裏面，把這矮子結果了，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，沒了踪

迹，便是武二回來，待敢怎地？自古道：「嫂叔不通問。」初嫁從親，再嫁由身。」阿叔如何管得？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，等待夫孝滿日，大官人娶了家去，這個不是長遠夫妻，諧老同歡？此計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此計甚妙。自古道：『欲求生快活，須下死工夫。』罷，罷，罷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！」王婆道：「可知好哩！這是斬草除根，萌芽不發，若是斬草不除根，春來萌芽再發。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，我自教娘子下手。事了時，卻要重重謝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消你說。」有詩爲證：

戀色迷花不肯休，機謀只望永綢繆。誰知武二刀頭毒，更比砒霜狠一籌。

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，包了一包砒霜來，把與王婆收了。這婆子卻看着那婦人道：「大娘子，我教你下藥的法度：如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？你便把些小意兒貼戀他。他若問你討藥喫時，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裏，待他一覺身動，你便把藥灌將下去，卻便走了起身。他若毒藥轉時，必然腸胃迸裂，大叫一聲，你卻把被只一蓋，都不要人聽得。預先燒下一鍋湯，煮着一條抹布。他若毒藥發時，必然七竅內流血，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迹。他若放了命，便揭起被來，卻將煮的抹布一指，都沒了血迹，便人在棺材裏，扛出去燒了，有甚麼鳥事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好卻是好，只是奴手軟了，臨時安排不得屍首。」王婆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你只敲壁子，我自過來相幫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們用心整理，明日五更來討回報。」西門慶說罷，自去了。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，把與那婦人將去藏了。

那婦人卻趑將歸來，到樓上看武大時，一絲沒兩氣，看看待死，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。武

大道：「你做甚麼來哭？」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：「我的一時間不是了，喫那廝局騙了。誰想卻踢了你這腳！我問得一處好藥，我要去贖來醫你，又怕你疑忌了，不敢去取。」武大道：「你救得我活，無事了，一筆都勾，並不記懷；武二家來，亦不提起。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！」那婦人拿了些銅錢，逕來王婆家裏坐地，卻叫王婆去贖了藥來，把到樓上，教武大看了，說道：「這帖心疼藥，太醫叫你半夜裏喫。喫了倒頭把一兩床被發些汗，明日便起得來。」武大道：「卻是好也。生受大嫂，今夜醒睡些個，半夜裏調來我喫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自放心睡，我自伏侍你。」

看看天色黑了，那婦人在房裏點上碗燈，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，拿了一片抹布，煮在湯裏。聽那更鼓時，卻好正打三更。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裏，卻舀一碗白湯，把到樓上，叫聲：「大哥，藥在那裏？」武大道：「在我席子底下枕頭邊，你快調來與我喫。」那婦人揭起席子，將那藥抖在盞子裏，把那藥貼安了，將白湯沖在盞內，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，調得勻了，左手扶起武大，右手把藥便灌。武大呷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大嫂，這藥好難喫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只要他醫治得病，管甚麼難喫。」武大再呷第二口時，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。那婦人便放倒武大，慌忙跳下床來。武大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大嫂，喫下這藥去，肚裏倒疼起來。苦呀！苦呀！倒當不得了！」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床被來，沒頭沒臉只顧蓋。武大叫道：「我也氣悶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太醫分付：教我與你發些汗，便好得快。」武大又要說時，這婦人怕他掙扎，便跳上床來，騎在武大身上，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，那裏肯放些鬆寬！

正似：

油煎肺腑，火燎肝腸。心窩裏如雪刃相侵，滿腹中似鋼刀亂攪。渾身冰冷，七竅血流。牙關緊咬，三魂赴枉死城中；喉管枯乾，七魄投望鄉臺上。地獄新添食毒鬼，陽間沒了捉奸人。

那武大咬了兩聲，喘息了一回，腸胃迸斷，嗚呼哀哉，身體動不得了。

那婦人揭起被來，見了武大咬牙切齒，七竅流血，怕將起來，只得跳下床來，敲那壁子。王婆聽得，走過後門頭咳嗽。那婦人便下樓來，開了後門。王婆問道：「了也未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了便了了，只是我手腳軟了，安排不得。」王婆道：「有甚麼難處，我幫你便了。」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，舀了一桶湯，把抹布撇在裏面，掇上樓來。捲過了被，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，卻把七竅淤血痕迹拭淨，便把衣裳蓋在屍上。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掇，扛將下來，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，與他梳了頭，戴上巾幘，穿了衣裳，取雙鞋襪與他穿了，將片白絹蓋了臉，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，卻上樓來，收拾得乾淨了。王婆自轉將歸去了。

那婆娘卻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。看官聽說：原來但凡世上婦人，哭有三樣：有泪有聲謂之哭，有泪無聲謂之泣，無泪有聲謂之號。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，卻早五更，天色未曉。西門慶奔來討信，王婆說了備細。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，教買棺材津送，就叫那婦人商議。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：「我的武大，今日已死，我只靠着你做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何須得你說。」王婆道：「只有一件事最要緊：地坊上團頭何九叔，他是個精細的人，只怕他

看出破綻，不肯殮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不妨，我自分付他便了，他不肯違我的言語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便用去分付他，不可遲誤。」西門慶去了。

到天大明，王婆買了棺材，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，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，點起一盞隨身燈。鄰舍坊廂，都來吊問。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，衆街坊問道：「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？」那婆娘答道：「因害心疼病症，一日日越重了，看看不能勾好，不幸昨夜三更死了。」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。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，不敢死問他，只自人情勸道：「死自死了，活的自要過，娘子省煩惱。」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，衆人各自散了。王婆取了棺材，去請團頭何九叔。但是人殮用的，都買了，并家裏一應物件，也都買了。就叫了兩個和尚，晚些伴靈。多樣時，何九叔先撥幾個火家來整頓。

且說何九叔到巳牌時分，慢慢地走出來，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西門慶叫道：「九叔何往？」何九叔答道：「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借一步說話則個。」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裏，坐下在閣兒內。西門慶道：「何九叔，請上坐。」何九叔道：「小人是何等之人，對官人一處坐地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九叔何故見外？且請坐。」二人坐定，叫取瓶好酒來。小二一面鋪下菜蔬、果品、按酒之類，即便篩酒。何九叔心中疑忌，想道：「這人從來不曾和我喫酒，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蹺。」兩個喫了半個時辰，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裏摸出一錠十兩銀子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九叔休嫌輕微，明日別有酬謝。」何九叔叉手道：「小人無半點效力之處，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？若是大官人便有使令小

人處，也不敢受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九叔休要見外，請收過了卻說。」何九叔道：「大官人但說不妨，小人依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別無甚事，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。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，凡百事周全，一床錦被遮蓋則個，別無多言。」何九叔道：「是這些小事，有甚利害，如何敢受銀兩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九叔不收時，便是推卻。」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，把持官府的人，只得受了。兩個又喫了幾杯，西門慶叫酒保來記了帳，明日來鋪裏支錢。兩個下樓，一同出了店門。西門慶道：「九叔記心，不可泄漏，改日別有報効。」分付罷，一直去了。

何九叔心中疑忌，肚裏尋思道：「這件事卻又作怪！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，他卻怎地與我許多銀子？這件事必定有蹊蹺。」來到武大門前，只見那幾個火家在門首伺候，何九叔問道：「這武大是甚病死了？」火家答道：「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。」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，王婆接着道：「久等阿叔多時了。」何九叔應道：「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，來遲了一步。」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，從裏面假哭出來。何九叔道：「娘子省煩惱。可傷大郎歸天去了！」那婦人虛掩着汨眼道：「說不可盡！不想拙夫心疼症候，幾日兒便休了，撇得奴好苦！」何九叔上上下下看得那婆娘的模樣，口裏自暗暗地道：「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，不曾認得他，原來武大卻討着這個老婆！」西門慶這十兩銀子，有些來歷。」

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，揭起千秋旛，扯開白絹，用五輪八寶犯着兩點神水眼，定睛看時，何九叔大叫一聲，望後便倒，口裏噴出血來。但見指甲青，唇口紫，面皮黃，眼無光。正是：身如五鼓銜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盡燈。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喪 供人頭武二郎設祭

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，衆火家扶住，王婆便道：「這是中了惡，快將水來！」噴了兩口，何九叔漸漸地動轉，有些甦醒。王婆道：「且扶九叔回家去，卻理會。」兩個火家，使扇板門，一逕擡何九叔到家裏，大小接着，就在床上睡了。老婆哭道：「笑欣欣出去，卻怎地這般歸來！閑時曾不知中惡。」坐在床邊啼哭。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，踢那老婆道：「你不要煩惱，我自沒事。卻纔去武大人殮，到得他巷口，迎見縣前開藥鋪的西門慶，請我去喫了一席酒，把十兩銀子與我，說道：『所殮的屍首，凡事遮蓋則個。』我到武大家，見他的老婆是個不良的人，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。到那裏揭起千秋旛看時，見武大面皮紫黑，七竅內津津出血，唇口上微露齒痕，定是中毒身死。我本待聲張起來，卻怕他没人做主。惡了西門慶，卻不是去撩蜂剔蝎？待要胡盧提人了棺殮了，武大有個兄弟，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。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男子，倘或早晚歸來，此事必然要發。」老婆便道：「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：『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鄆哥，去紫石街幫武大捉奸，鬧了茶坊。』正是這件事了。你卻慢慢的訪問他。如今這事有甚難處，只使火家自去殮了，就問他幾時出喪。若是停喪在家，待武松歸來出殯，這個便沒甚麼皂絲麻綫；若他便出去埋葬了，也不妨；若是他便要出去燒他時，必有蹺蹊。你到臨時，只做去送喪，張人眼錯，拿了兩塊骨頭，和這十兩銀子收着，便是個老大證見。若他回來，不問時便罷，卻不留了西門慶面皮，做一碗飯卻不好。」何九叔

道：「家有賢妻，見得極明。」隨即叫火家分付：「我中了惡，去不得，你們便自去殮了，就問他幾時出喪，快來回報。得的錢帛，你們分了，都要停當。若與我錢帛，不可要。」火家聽了，自來武大家人殮。停喪安靈已罷，回報何九叔道：「他家大娘子說道：『只三日便出殯，去城外燒化。』」火家各自分錢散了。何九叔對老婆道：「你說的話正是了。我至期，只去偷骨殖便了。」

且說王婆一力攬掇，那婆娘當夜伴靈。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。第三日早，衆火家自來扛擡棺材，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。那婦人帶上孝，一路上假哭養家人。來到城外化人場上，便叫舉火燒化。只見何九叔手裏提着一陌紙錢，來到場裏，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：「九叔，且喜得貴體没事了。」何九叔道：「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母炊餅，不曾還得錢，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。」王婆道：「九叔如此志誠。」何九叔把紙錢燒了，就攬掇燒化棺材。王婆和那婦人謝道：「難得何九叔攬掇，回家一發相謝。」何九叔道：「小人到處只是出熱。娘子和乾娘自穩便，齋堂裏去相待衆鄰舍街坊，小人自替你照顧。」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，把火挾去，揀兩塊骨頭，拿去撒骨池內只一浸，看那骨頭酥黑。何九叔收藏了，也來齋堂裏和闕了一回。棺木過了，殺火，收拾骨殖，撒在池子裏，衆鄰舍各自分散。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，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、送喪的人名字，和這銀子一處包了，做一個布袋兒盛着，放在房裏。

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，去桶子前面設個靈牌，上寫：「亡夫武大郎之位」。靈床子前，點一盞琉璃燈，裏面貼些經旛、錢垛、金銀錠、采繒之屬，每日卻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，

卻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裏，只是偷鷄盜狗之歡，如今家中又沒人礙眼，任意停眠整宿。自此西門慶整三五夜不歸去，家中大小亦各不喜歡。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，有成時必須有敗，有詩爲證：

參透風流二字禪，好姻緣是惡姻緣。山妻小妾家常飯，不害相思不損錢。

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，任意歌飲，交得熟了，卻不顧外人知道。這條街上遠近人家，無有一人不知此事，卻都懼怕西門慶那廝是個刁徒潑皮，誰肯來多管？常言道：「樂極生悲，否極泰來。」光陰迅速，前後又早四十餘日。

卻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，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，投下了來書，交割了箱籠，街上閑行了幾日，討了回書，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。前後往回，恰好將及兩個月。去時新春天氣，回來三月初頭。於路上只覺得神思不安，身心恍惚，趕回要見哥哥，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。知縣見了大喜，看罷回書，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，賞了武松一錠大銀，酒食管待，不必用說。武松回到下處房裏，換了衣服鞋襪，戴上個新頭巾，鎖上了房門，一逕投紫石街來。兩邊衆鄰舍看見武松回了，都喫一驚，大家捏兩把汗，暗暗地說道：「這番蕭牆禍起了！這個太歲歸來，怎肯干休？必然弄出事來！」

且說武松到門前，揭起簾子，探身人來，見了靈床子，寫着「亡夫武大郎之位」七個字，呆了，睜開雙眼道：「莫不是我眼花了？」叫聲：「嫂嫂，武二歸來！」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，聽得武松叫一聲，驚得屁滾尿流，一直奔後門，從王婆家走了。那婦人應道：「叔

叔少坐，奴便來也。」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，那裏肯帶孝，每日只是濃妝艷抹，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。聽得武松叫聲「武二歸來了」，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，拔去了首飾釵環，蓬鬆挽了個鬚兒，脫去了紅裙綉襖，旋穿上孝裙孝衫，便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。武松道：「嫂嫂且住，休哭！我哥哥幾時死了？得甚麼症候？喫誰的藥？」那婦人一頭哭，一面說道：「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，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，病了八九日，求神問卜，甚麼藥不吃過，醫治不得，死了，撇得我好苦！」隔壁王婆聽得，生怕決撒，即便走過來幫他支吾。武松又道：「我的哥哥，從來不曾有這般病，如何心疼便死了？」王婆道：「都頭卻怎地這般說？」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暫時禍福。」誰保得長沒事？」那婦人道：「虧殺了這個乾娘。我又是個沒腳蟹，不是這個乾娘，鄰舍家誰肯來幫我！」武松道：「如今埋在那裏？」婦人道：「我又獨自一個，那裏去尋墳地？沒奈何，留了三日，把出去燒化了。」武松道：「哥哥死得幾日了？」婦人道：「再兩日，便是斷七。」

武松沉吟了半晌，便出門去，逕投縣裏來，開了鎖，去房裏換了一身素淨衣服，便叫土兵打了一條麻線，繫在腰裏，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，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，叫一個土兵鎖上了房門，去縣前買了些米、麵、椒料等物，香燭、冥紙，就晚到家敲門。那婦人開了門，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飯。武松就靈床子前，點起燈燭，鋪設酒餚。到兩個更次，安排得端正，武松撲翻身便拜道：「哥哥陰魂不遠！你在世時軟弱，今日死後，不見分明。你若負屈銜冤，被人害了，托夢與我，兄弟替你做主報讎。」把酒澆奠了，燒化冥用紙錢，便放

聲大哭，哭得那兩邊鄰舍，無不恓惶。那婦人也在裏面假哭。武松哭罷，將羹飯酒餚和土兵喫了，討兩條席子，叫土兵中門傍邊睡。武松把條席子，就靈床子前睡。那婦人自上樓去，下了樓門自睡。

約莫將近三更時候，武松翻來覆去睡不着，看那土兵時，鼾鼾的卻似死人一般挺着。武松爬將起來，看了那靈床子前琉璃燈，半明半滅；側耳聽那更鼓時，正打三更三點。武松嘆了一口氣，坐在席子上，自言自語，口裏說道：「我哥哥生時懦弱，死了卻有甚分明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見靈床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，真個是：

盤旋侵骨冷，凜烈透肌寒。昏昏暗暗，靈前燈火失光明；慘慘幽幽，壁上紙錢飛散亂。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，定睛看時，只見個人從靈床底下鑽將出來，叫聲：「兄弟，我死得好苦！」武松看不仔細，卻待向前來再問時，只見冷氣散了，不見了人。武松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，尋思是夢非夢。回頭看那土兵時，正睡着。武松想道：「哥哥這一死，必然不明。卻纔正要報我知道，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。」放在心裏不題，等天明卻又理會。詩曰：

可怪人稱三寸丁，生前混沌死精靈。不因同氣能相感，冤鬼何從夜現形？

天色漸明了，土兵起來燒湯，武松洗漱了。那婦人也下樓來，看着武松道：「叔叔夜來煩惱？」武松道：「嫂嫂，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叔叔卻怎地忘了？夜來已對叔叔說了，害心疼病死了。」武松道：「卻贖誰的藥喫？」那婦人道：「見有藥貼在這裏。」武松道：「卻是誰買棺材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。」武松道：「誰來扛擡出去？」